

金融异化治理探究

高 威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3日

摘 要

本文探讨了金融异化现象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潜在危害, 并提出了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本文首先定义了金融的本质, 阐述了其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而后分析了金融异化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原因, 包括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 以及金融过度创新等浪潮的风靡。接着, 文章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 以及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分析发现存在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渗透率下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金融异化的危害, 包括加剧宏观经济不稳定、系统性风险增加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后, 文章提出了治理金融异化的措施, 包括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理性对待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以及提高消费者金融教育水平和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等。

关键词

金融异化, 实体经济, 金融监管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overnance Financial Alienation

Wei Gao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24, 2026; accepted: August 1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financial alienation and its potential hazards to the real economy, proposing pathways to facilitate the return of finance to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The article begins by defining the essence of finance and its role in the real economy, then analyzes the root and significant causes of financial alienation, including the profit-seeking and expansive nature of capital, as well as the excessiv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other trending waves. Subsequently, the

文章引用: 高威. 金融异化治理探究[J]. 金融, 2026, 16(5): 548-556.

DOI: 10.12677/fin.2026.165054

article discovers issues such as the idle rotation of monetary funds with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decline of financial resources' penetration into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atio of money supply to GDP and social financing scale. Building on this,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the dangers of financial alienation, including increase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heightened systemic risks,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real economy. Finally, the article suggests measures to address financial alienation,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financial markets, rationally dealing with financi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reinforc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hancing consumer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financial consumers.

Keywords

Financial Alienation, Real Economy, Financial Regu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所谓金融，简而言之，就是指资金的融通[1]。从金融活动出现那一刻开始，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是金融业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最关键的任务。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业的形成，主要是为了解决投资方与借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匹配问题，规避交易的风险，减少交易的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分配，进而提升经济效率，间接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作为一种交易行为，金融交易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将预期的未来收益提前实现，即提前使用未来的资金。金融交易的频繁程度是衡量一个地方、区域乃至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准。传统金融的出现不仅促进了社会闲置资金的有效流动，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也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还通过开发和提供各种金融工具和产品帮助企业和个人对冲风险、降低损失；此外，传统金融市场通过将资金导向那些效率高、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行业和企业，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分配；最后，传统金融市场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交易场所，买卖双方的交易活动形成了各种金融产品的价格，这些价格反映了市场对相关资产的价值判断和预期，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然而，伴随着一系列的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化，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浪潮不断风靡，传统金融系统从其原本的职能——为实体经济服务中逐渐偏离，转而追求自身的利益和扩张。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机构及其活动可能不再重视其对实体经济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贡献，而是重视短期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以及金融产品和市场的自我循环，这便是金融异化。金融异化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金融部门的自我服务行为以及金融风险的积聚和传播。金融异化对实体经济的危害是深远的，它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还可能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加剧。因此，必须借助政策指导和监管体系的革新，促使金融业回归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核心角色。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着重提出：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¹。为此，重点在于构建现代金融组织和市场架构，畅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路径，改善融资结构，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核心作用。旨在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创新等手

¹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2992.htm

段,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高效的金融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共生共荣的内在要求;对于加快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在未来的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手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约翰·S·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曾指出,金融市场必须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凡是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离危机不远[2]。

围绕金融异化这一核心议题,学界已从动机识别、经济后果与治理路径三个维度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在动机层面,现有研究存在“预防性储蓄”与“投机逐利”之争。前者强调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旨在储备流动性以应对未来的现金流冲击[3],后者则认为企业金融化的根源在于金融投资回报率对实业投资的系统性超越[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动机之辨”很可能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取决于企业经营情境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5]。在经济后果层面,既有研究已突破早期的线性判断,转而关注金融化的非线性效应:适度金融化能够通过“蓄水池”机制提升企业价值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过度金融化则通过挤出实业投资、加剧短债长用和降低风险承担水平等渠道产生负面效应[6]-[8]。在治理路径层面,研究者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向展开了系统探索:李明蕊等学者以地方金融监管局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强化属地监管对企业金融投机活动的抑制作用[9];阳镇等学者从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切入,揭示了“有为政府”通过研发激励、风险承担提升与代理成本削减三重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具体路径[10];栾翔茹和孙涛则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缓解民营企业金融化的双重动机推动其“脱虚向实”[11]。此外,陈壮等学者构建的经济金融化综合评价指数揭示了金融异化在区域层面的显著差异与空间收敛特征[12],朱文辉和陈云良则从宏观制度层面系统剖析了过度金融化治理在统筹协调、激励协同与发展模式转型等方面面临的深层挑战[13]。

综合来看,既有文献为理解金融异化的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三个值得深化的空间。其一,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特定治理工具的效果检验,较少将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结构与宏观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不同治理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与潜在冲突尚未被充分揭示。其二,对金融异化的判定标准尚缺乏清晰的理论界定,尤其是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区分“合理的金融深化”与“异化的金融膨胀”仍需更为审慎的学理辨析。其三,现有治理路径多侧重于监管制度的刚性约束,而对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与结构性改革路径关注不足。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异化”概念的理论资源,从“手段-目的”倒置的视角重新界定金融异化的内涵与判定标准,为理解当代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提供更具穿透力的分析工具;第二,构建涵盖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结构与宏观制度环境的系统性治理框架,强调监管理念革新、政策工具协同与结构机制重塑的三维联动;第三,在实证层面综合运用宏观总量指标与社会融资结构数据,量化揭示中国金融异化的时空演变特征与结构性成因,为推进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参考。

2. 金融异化的表现

(一) 货币资金聚集在金融体系空转

本文选取并整理了2000年至2023年24年间M2供应量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居民价格消费指数(以上一年为100)增长率的数据进行对比²,结果发现,2000年至2023年M2供应量平均增长率为14.32%,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1.7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为0.09%,货币供给量的增长

²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0年至2023年的年度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dg/website/page.html#/pc/national/yearData>

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增长速度之和。特别地，在 2009 年货币供给量增速减去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增速的差额达到了惊人的 25.49%，由此初步判定存在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现象。

更明确地，参照学者余永定[14]提出的通过使用马歇尔 K 值即一定经济范围内通过货币进行商品与服务交换的价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通常采用货币供给量与 GDP 的比值来间接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和一个国家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方法，本文选取并整理计算了 2000 年至 2023 年 24 年间 M2 供应量、M1 供应量、M0 供应量以及准货币供应量四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分别记为 K2、K1、K0 和 K 值。结果如图 1 所示，观察图 1 可知：2000 年至 2023 的 24 年间，我国的 K2 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有显著增长，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 K2 值趋势相近的 K1 值曲线从 2000 年开始稳步上升，尤其是在 2010 年之后，增长速度加快，金融市场日益兴盛；与 K 值、K2 值的波动幅度相比较平缓的 K1 值和 K0 值，在整个时间段内都相对稳定，且 K0 值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电子支付和非现金交易的普及有关。另外，结合四条曲线看，K2 值和 K 值明显高于 K0 值和 K1 值，这表明我国经济中的高货币化水平和资金空转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非流动性的货币供给。在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或准货币供应量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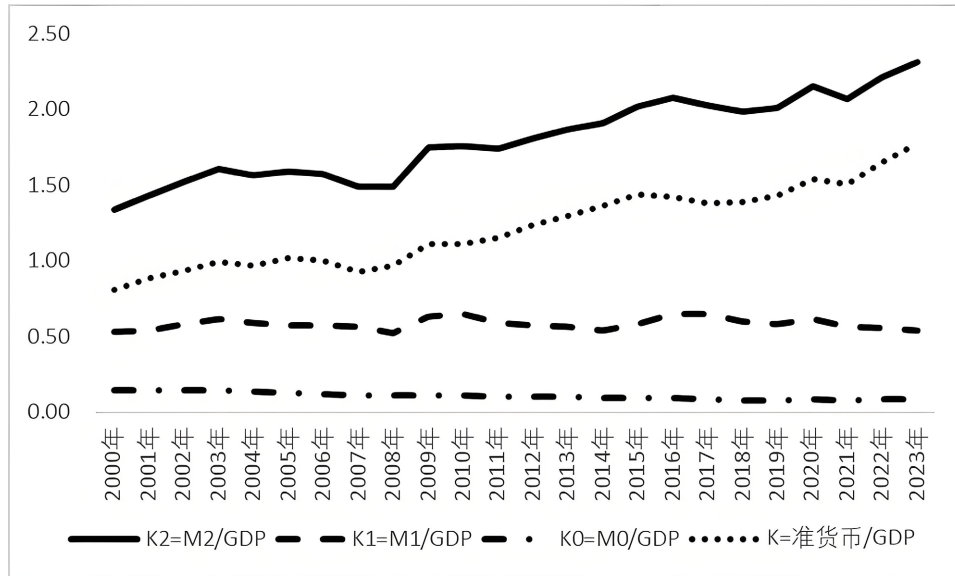


Figure 1. Key indicators related to Marshall K value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3

图 1. 2000 年至 2023 年我国马歇尔 K 值相关指标

(二) 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渗透率下降

为了更精确地量化一定时间段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评估金融对经济的支持程度，更全面地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流动情况，本文选取并整理了 2004 年至 2023 年 20 年间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进行分析³，结果如图 2 所示。图 2 展示了 2004 年至 2023 年间社会融资规模和 M2 供应量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从 2004 年到 2023 年，M2 供应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而社会融资规模虽然也在增长，但增长速度相对于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而言明显较慢，这意味着在该时段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实体经济的融资增长，存在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或者投资于非生产性资产的情况。

³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4 年至 2023 年的年度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dg/website/page.html#/pc/national/year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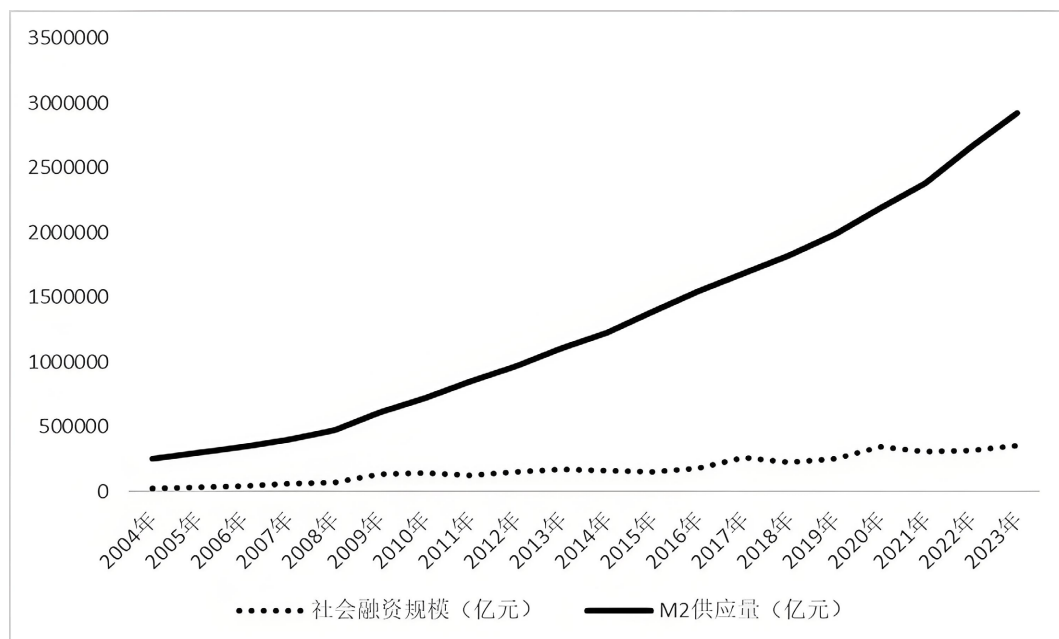


Figure 2. China's social financing scale and M2 supply from 2004 to 2023

图 2. 2004 年至 2023 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 M2 供应量

(三) 金融过度创新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创新的浪潮不断涌现，虽然它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金融世界的过度创新更是违背了金融产生的初衷，即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

2008 年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和次贷危机是金融异化的典型例子。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手段，将缺乏流动性但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转化为可以自由交易的证券，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以此实现风险的隔离和转移。导致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急速膨胀，尤其是基于次级贷款的资产证券化。这种过度扩张导致了风险的累积和激化。资产证券化的特殊运作流程连接起了信用市场和证券市场，风险链条的加长使得市场对利率等基础产品的微小变动极为敏感，从而在金融市场上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此时，在房价下跌的市场环境下，风险迅速暴露扩散并诱发了金融危机。

在中国，影子银行的迅猛发展同样加速了金融异化的趋势。影子银行利用多种规避监管的创新手法，例如复杂的结构设计和资金的空转操作，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增加了金融杠杆，并催生了影子银行领域的泡沫式繁荣。其短融长贷或短融长投的特征明显，即借短贷长，发行短期产品获得资金然后投资于长期资产。这种期限错配增加了资金周转的不稳定性，一旦市场或机构出现问题，就可能发生挤兑，进而引发流动性危机。影子银行的增长削弱了传统银行的中介作用，导致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异化的金融创新，可能导致资金在金融部门内部打转，而不是被更好地引导到合适的实体经济部门，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转而追求金融部门内部的利益最大化，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

此外，金融创新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目的在于增强金融服务的广泛性和易得性，特别是向那些传统金融服务触及不到的群体提供便利。然而，金融异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所体现。金融科技公司在提供服务时，可能会收取高额费用，导致普惠金融的“普而不惠”。需要通过加强监管、推动产品创新、提高透明度等措施以确保普惠金融能够真正实现其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在提供流动性和风险管理工具的同时，也可能引起金融异化，触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金融创新应当在风险控制和监管体系的约束下进行，以防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3. 金融异化的危害

金融异化现象所引发的问题是广泛而复杂的。金融异化可能通过财富效应、信贷扩张等机制短期内刺激经济，但由于其自我强化趋势导致的过度金融化会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首先，大量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囤积、循环、空转，一方面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增长，另一方面会使得资金不能高效地流入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企业无法获取进行生产和扩张的充足资金，就无法产生更多的实际的经济效益，偏离了金融业产生的初衷，即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金融化降低了社会资金的流转效率，延长了资金的流转路径，增加了资金的成本，导致实体经济面临融资困难和成本高昂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金融世界过度发展的同时实体经济反而萎缩，经济结构高度失衡，经济进入空心化的进程，进而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

其次，金融异化加剧了风险。过度金融化通过诸如高杠杆融资、伞形信托、理财产品等金融创新手段，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增加了金融系统内部的泡沫风险；与此同时，异化的创新业务融资，将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受限行业，严重偏离信贷政策导向，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并造成局部行业或市场过热，再次埋下风险隐患。金融异化下的交易链条、交易结构层层叠叠，“抽屉协议”比比皆是，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风险传递到了不同领域的方方面面。异化的创新金融活动还挑战了现行的金融制度和监管框架，削弱了监管的效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系统风险的累积。此外，金融异化可能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过程，这种过程会带来收入和财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社会不平等。

这些危害均表明，金融领域的异化现象可能引起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提升整体风险水平，并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效应。

4. 金融异化的原因

(一) 根本原因

金融异化的根本动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和其扩张本能。资本兼具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其核心特质和终极目标是在循环流转中追求价值的最大化，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是其天性。

资本的逐利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推动力。资本不但逐利，而且不断向利润率更高的领域流动，这自然会推动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只有认同、接纳和激励资本的逐利性，才能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作，并不断提升其运转效率。但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在追求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可能会脱离实体经济，如果不加以适当的规范和引导，可能会导致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自我服务式创新，从而引发金融异化。金融创新本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但过度的自我服务式创新可能会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形成泡沫，最终对经济造成破坏。就微观动机而言，委托代理理论为剖析此种自我服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深刻视角：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普遍分离的格局下，代理人即经营者与委托人即所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信息非对称，代理人的个人效用函数，涵盖薪酬激励、市场份额及职业声誉等维度，与委托人的长期价值目标往往出现结构性偏离。此种偏离使得代理人倾向于优先扩大资产规模与财务杠杆，以获取短期账面收益，从而将潜在的违约风险与流动性冲击成本转嫁于委托人或社会公共部门。金融化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逐利行为的宏观结构转向：在当代积累体制下，金融部门的利润占比持续攀升，且其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形成系统性优势，这一结构性变迁促使资本在循环流转中更倾向于在金融领域进行套利性运作，而非投入生产性再投资，从而在微观行为层面为金融异化提供了持续强化的路径依赖。

资本运动呈现出扩张性，包括在循环运动中推动经济增长、在扩大再生产中谋求技术进步、在市场

竞争中追求优势地位、在资本积累中谋求个体财富积聚以及在获取利润时带来外部性。合理的资本扩张能够为社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比如推动某些行业或领域实现快速增长，创造新的经济动力。然而，资本的无序扩张可能会使社会经济发展偏离其本质目标，导致人力资源、科技等方面的异化现象，使得所有被资本影响的事物都以资本增值为目的，而非服务于人的需求，最终走向本末倒置。

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使得资本在循环中不断追求增值，从而可能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异化。

(二) 重要原因

除了资本的疯狂逐利和无序扩张会从根本上导致金融异化外，一系列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化，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浪潮的过度风靡也是导致金融异化的重要原因。

金融部门的收入并非与其管理风险的核心服务相对应，而是由转移资金规模来决定。这种收入模式导致金融发展倾向于通过自我服务式的金融创新来扩大转移资金规模而非提升效率，通过创造新产品和加快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周转速度来变相地扩大可用于购买金融资产的资产规模，而这种创新其实并没有创造价值，只通过扩大周转资金规模和周转资金流通速度来提高了金融产出，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创新导致了更多风险的积聚，这些风险的不断积聚就像不断扩大的泡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破裂，系统性脆弱持续累积。从微观动态机制观之，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15]可精确描摹此种风险积聚的内生演化路径：在经济长周期繁荣阶段，市场主体的融资结构将沿稳健的对冲性融资，逐步滑向投机性融资乃至庞氏融资，债务规模对预期现金流的覆盖率因此持续恶化，资产价格膨胀与信用扩张之间形成正反馈循环，使得金融体系在微观理性行为的叠加下，内生地走向宏观层面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委托代理理论亦能从风险配置维度解释金融机构持续从事高风险创新的行为偏倚：由于金融中介的代理人享有风险收益的上行捕获权，而将信用违约与流动性枯竭的下行后果外部化于存款保险、公共救助或更广泛的社会成本之中，此种非对称激励结构直接促使微观主体在监管缝隙与市场模糊地带，持续推出高复杂度、高杠杆率的自我服务型金融产品，以扩张名义交易规模并攫取个体利益。例如，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就是金融机构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盲目创新，放宽贷款标准的同时又把贷款打包出售给第三方，滋生大量次级贷款的同时又把风险传导链条拉长，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各个金融部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不断倒塌。

金融监管的局限性也是金融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市场所固有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凸显了对其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因为金融从本质上就无法避免风险而生，而且这些风险往往具有隐蔽、复杂、突发、传染性极强和破坏极大的特点。金融监管构成了金融安全体系的第一层屏障，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网的第一道防线，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重要保障。而金融市场的无序扩张导致了监管机构在人员配备、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扩张速度几乎不可能跟上市场扩张的步伐，监管执行的强度相对而言会有所下降，这就导致金融发展速度和金融监管发展速度的失衡，金融部门就能得以在金融监管漏洞处无序扩张和异化。

5. 助推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分析

(一) 推动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促进金融包容性

确保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是遏制金融异化现象、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加强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行为，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定期和及时的信息披露，确保投资者能获取相对准确的公司信息；其次，要积极查处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以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建立公平的交易规则和监管机制，提高市场效率，维护市场秩序，加强投资者信心；最后，尽可能地确保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这有助于减少金融异化和社会不平等。具体措施有：提升对经济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居民的金融知识普及程度，加大对经济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居民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力度；开发专门面向低收入家庭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推动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以加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增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二) 理性对待金融创新和金融浪潮

合理利用金融创新和科技能够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加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但也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在鼓励金融机构采用新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建立监管沙盒，为金融创新提供测试环境的同时，也要提防造成金融过度创新和对金融科技的滥用。一切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促进金融包容性、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宗旨，而不是在没有实际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积聚更多风险，拉长风险链条。此外，对待一系列金融市场化，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经济金融化的浪潮，我们既要认识到其提高市场效率和竞争力的可能性，也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金融异化风险。具体措施包括，逐步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推动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鼓励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和风险管理。

(三) 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的高负债性、内在脆弱性以及其风险和危机对宏观经济的极大破坏性都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不可或缺。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和遏制金融异化现象的关键举措。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可以限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具体治理措施有，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强化对金融产品和业务的监管；提高金融机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标准；对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进行监控和限制，特别着重于对影子银行、民间金融资金流向的监管，强化对金融资本的重点投向的追踪，时刻提防资金大规模进入虚拟经济领域。

(四) 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

金融监管不仅依赖于外部监管机构的监督，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同样是监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防止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过度冒险行为，促进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防止金融机构的不安全性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和效率，把风险控制在合理区间；加强内部控制和审计机制；提高股东参与程度，加强其监督力度，提高公司决策透明度等。

(五) 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

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能增进消费者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认知，还能让他们更有效地把握金融工具，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因金融知识不足而导致的损失，还有助于提高市场公平性，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减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降低系统性风险，减少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具体治理措施包括，提高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意识；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加强金融产品的审查和监管；建立有效的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治理金融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路径和措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特点和国际环境，选择适合的治理策略，坚持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防止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中空转，使实体企业无法进行生产和扩张问题的滋生，进一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黄达, 张杰. 金融学[M]. 第5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2] 约翰·S·戈登. 《伟大的博弈(1653-2011)》[J]. 国企管理, 2018(12): 16.
- [3] 李天宇, 齐亚东. 企业“脱实向虚”: 未雨绸缪还是投机逐利——基于宏观视角的实证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4(5): 63-76.
- [4] 张成思, 郑宁.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 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J]. 金融研究, 2020(9): 1-19.

-
- [5] 罗明津, 鲁春义, 万超. 实体企业主业经营困境对金融化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5, 22(3): 546-556.
 - [6] 胡历芳, 孙亿涵, 刘纪鹏. 金融化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双刃剑”效应[J]. 经济科学, 2026(1): 178-198.
 - [7] 田子豪, 邱蓉. 实体企业适度金融化、金融业较快增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6(2): 1-11.
 - [8] 朱函语, 崔建军. 经济金融化、金融干预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J]. 工程管理科技前沿, 2025, 44(3): 69-75.
 - [9] 李明蕊, 陈昱燃, 何尧, 等. “新瓶装旧酒”还是“旧貌换新颜”: 地方金融监管与企业金融化[J]. 证券市场导报, 2025(1): 38-52.
 - [10] 阳镇, 王越, 凌鸿程. 证监会随机抽查与实体企业金融化[J]. 财经论丛, 2025(11): 43-53.
 - [11] 栾翔茹, 孙涛. 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民营企业“脱虚向实”吗[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 46(12): 106-119.
 - [12] 陈壮, 焦方义, 曾伏. 中国经济金融化: 评价指数、分布动态与区域收敛[J]. 金融经济研究, 2025, 40(3): 19-37.
 - [13] 朱文辉, 陈云良. 经济过度金融化治理: 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完善进路[J]. 理论月刊, 2026(5): 28-39.
 - [14] 余永定. 理解流动性过剩[J]. 国际经济评论, 2007(4): 5-7.
 - [15] Minsky, H.P. (1986)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Yale University Press.